

人间四月天，喷雪花迎来了她最美的时节。

我是在刚刚过去的冬天才入的这棵小苗，栽在墙角看上去既矮且小，兀自伸着几根纤弱的枯枝，真叫人担心她是不是能活。

盼望着，盼望着，腊梅开过，结雪花落，杨柳风吹来，喷雪花萌芽了，枯枝上爆出一点点饱满的绿。几天不见，那一点的绿变成了细细的叶，再几天不见，枝上零星地开出了迷你的花。一朵一朵，洁白的小花很快成从成簇地集中绽放，于是，满枝繁华，恰似落满了雪花，这也就是她为什么会得名喷雪花的原因。

喷雪花，蔷薇科绣线菊属落叶灌木，因其花白如雪，枝叶柔细，又得雅号雪柳。雪柳么，却是一个从唐风宋韵里穿越而来的意象。宋代著名词人辛弃疾曾作《青玉案·元夕》写道：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紧随其后，便是那句被誉为“人生三境”之一的名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晚年退隐东钱湖之畔的史浩则有《清平乐·同前》：翠娥雪柳，鬓影春风透，灯火千门辉锦绣，移下一天星斗。话说这史浩乃为岳飞平反的南宋名臣，老练政治家，词风却颇婉约。其实，宋词中的雪柳多数为当时女子在立春和元宵等节庆日插戴的一种白色头饰，外观恰似堆雪的花枝。宋代，堪称中华文化的一座高峰，陈寅恪曾有言：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时虽说外患不断，但即使是在偏安一隅的南宋时期，宋的综合国力也位于世界前

弥足珍贵的遇见

余果



列，街市繁华，民众生活富足，宋朝的审美也因此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温润清雅不尚奢华的宋瓷就是一例，而女子衣饰尚白也或可为佐证。在宋笔记小说《宣和遗事》中，有这样的文字：“少刻，京师民有似雪浪，尽头上戴着玉梅、雪柳、闹蛾儿。”在明末编纂的《喻世明言·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篇里，也提到雪柳：“家家点起，应无陆地金莲；处处安排，那得玉梅雪柳？”至于元宵节时女子为什么喜欢穿白色裙衫并佩戴雪柳等物，宋代的周密在《武林旧事·元夕》中有解释，“盖月下所宜也。”

再来看花，这花也多了点暮然回首的深意。一座花园里，姹紫嫣红是当然的主角，而喷雪花静静地隐在墙角路边，或在林下，或在水边，岂不就是“灯火阑珊处”？说她孤高幽独，说她淡泊自恃，说她不同流俗，或许都太过赞誉，但是，在花农们的小院，在园艺师的植物配置中，她是一个低调的存在，同时确又是一个特别值得推荐的品种。她喜阳又耐

阴，耐湿又耐旱，耐寒耐修剪，更可贵的是耐盐碱，特别适合在上海这种土质偏碱性的地区栽种。比起偏爱酸性土壤、挑三拣四的杜鹃山茶，比起恃宠而骄、号称“药罐子加肥罐子”的月季玫瑰，花叶清丽、几无病害、管理粗放的喷雪花实在是一位真正的花园小天使。

现在，在上海植物园和古漪园等不少地方，我们都可以欣赏到喷雪花。她是那么美，美而又不自知，你可千万不要错过，正如，千万不要错过那些人生中同样只在灯火阑珊处的、弥足珍贵的遇见。

赏鸟

方国云

春暖花开，是一年中翠鸟最活跃的季节，它们跳水、捉鱼、空中悬停飞翔“踩背”（雄雌翠鸟相亲相爱），精彩画面频频出现，是赏鸟的最佳时机。

翠鸟，专门选择在陡峭的河岸上或建筑背后凿洞挖穴，它们在不辞辛劳挖掘出来的狭长洞穴的近端，拓展出一个较大的空间。翠鸟是吃鱼的鸟类，它甚至也选用鱼骨和鳞片作为巢内装修材料。

像人类要盖房子安居一样，鸟类筑巢有其本能的舒适性。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很多建筑也往往模仿鸟类的窝巢来建造。

翠鸟也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它喜欢停在水边的苇秆上，一双红色的小爪子紧紧地抓住苇秆。它的颜色非常鲜艳。头上的羽毛像橄榄色的头巾，绣满了翠绿色的花纹。背上的羽毛像浅绿色的外衣。腹部的羽毛像赤褐色的衬衫。它小巧玲珑，一对透亮灵活的眼睛下面，长着一张又尖又长的嘴。

我曾有幸观赏到这样一个精彩画面：雄翠鸟蹬开木桩，耸耸身体、与雌翠鸟对视几眼后，箭一般飞身入池塘，溅起一团水花，转眼间就叼着一尾鱼飞回树枝上。随后，雄性翠鸟跳到同一树枝的雌性翠鸟前，将鱼殷勤地喂入雌鸟口中。后者张开翅膀，似在“爱人”的呵护下享受美味，又像是在致谢。餐毕，双双飞回“爱巢”。

在雄鸟捉鱼、送鱼、喂鱼的过程中，人、自然屏息静气地欣赏，周遭只听见风吹过池塘水面的声音，和谐的声音。



立

（油画）

韩森

去年冬至，我曾到上戏著名表导演艺术家陈茂林家探望，他显然事先认真做了准备，在两张纸上写了好几个关于戏剧教学的大问题，如学生毕业公演要多演经典剧目，列出了10多个中外经典剧目，还写了一些他所亲历的校史故事的题目，其中“熊佛西”三个大字特别醒目。

茶几上摆满了水果和点心，他的夫人、著名表演艺术家郑毓芝告诉我，这是一大早他坐着轮椅，由阿姨推到街上亲自去买来的，令我十分感动。陈老师那天精神很好，一再念叨，熊院长是他的“伯乐”、“恩师”，并兴致勃勃地给我讲了好几个熊院长的故事。

1954年夏天，位于四川北路横浜桥的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即“上戏”前身）招生。当时，陈茂林是虹口区华东师大附中高三学生，两校离得很近。那天，他陪同学去报考，自己也跃跃欲试。只见前面坐着一排考官，考试照理要朗诵、唱歌……陈茂林说，自己是无锡人，当时乡音还很重。考官要他朗诵一篇作品，他便用带着无锡口音的普通话背诵了寓言《狼和小羊》。因为要注意普通话的发音，表达有点

紧张呆板，考官们好像对他兴趣不大。只见旁边靠窗坐着的一位胖胖的老师，站起身来，眯着厚厚的镜片后面的一双近视眼，打量了他一番，居然要求他用无锡方言来朗诵这个寓言。陈茂林来劲了，用地道的无锡话，非常松弛地、绘声绘色地把故事讲述了一遍，诙谐动人，配上生动的表情动作，表现力特别强。老师们个个笑得前俯后仰，于是顺利地被录取了。陈茂林入学后，勤奋学习，成长为一名杰出演员和表导演教师。他感慨地对我说，没有熊佛老的慧眼，没有他为我“解放天性”，就没有我陈茂林的今天。

熊佛西爱学生，但是不溺爱，不放松。他对“孩子们”是非常严格的。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胡庆树是上戏的高材生，1955年毕业于，后来担任武汉话剧院院长。他先后在《雷雨》《清宫外史》《贵人迷》《同船过渡》等剧中塑造了周萍、李莲英、汝尔丹、高爷爷等个性鲜明的舞台艺术形象。他曾因在莎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成功地扮演福斯塔夫，被黄佐临称赞：“武汉有个福斯塔夫”。但是，在当学生时，

听陈茂林忆熊佛西

戴平



巢云诗钞(二十九) 汪涌豪

布达佩斯烟草街犹太教堂后庭之生命树

忆昔荒榛犹见骨，叹今凋替似含愁。
摩挲残石思陵壤，追摄韶仪到阜丘。
风咽九原肝土湿，云凝六魄腐罐稠。
平芜春尽哀零落，吹彻笙歌上树头。

位于布达佩斯第七街区烟草街的犹太教堂，是仅次于纽约以马内利会堂的世界第二大犹太教堂。在这座拜占庭-摩尔风格教堂的四周，有展示犹太民族宗教艺术和纳粹占领史实的纪念馆、拉乌尔瓦伦堡大屠杀纪念公园和刻有6万多死难者姓名的纪念馆、墓地等附设建筑。要说犹太人与烟草街可谓大有渊源，早在古罗马时代，就有小部分犹太人来到这里。中世纪后，犹太人团体开始出现。一战爆发前，随着巴尔干局势紧张，来此避难的犹太人数量剧增。但不幸的是，到二战爆发，他们大多惨遭杀害，尸骨无存。上世纪末，当美籍在匈犹太人、著名化妆品品牌创始人雅诗·兰黛出资修复教堂，人们在其后面另外辟设一个纪念公园，并建起一座形似柳树的特别雕塑，树叶上刻有死难者和失踪者的名字。如今，这座被称为“生命树”的雕塑，已与多瑙河边的“犹太人之靴”雕塑（纪念因纳粹驱赶被迫脱鞋投河的死难者）一起，成为匈牙利人不忘历史的标志。当然，更直观的标志是它们背后的犹太人社区。那片祖先传下的房屋的墙上，至今仍残留着许多战时的弹孔……

圣安德烈近布达佩斯而风格别具为作绝句二首

晚莺迁木曳声长，雏燕当风为嫩凉。
械树不同人逐艳，小遮花影上缘墙。

案头秀萼负阴阳，枕畔屏山隔道盲。
纵使薄阴初过雨，难分清气上梅香。

圣安德烈紧邻多瑙河，市内除圣约翰教区教堂建于十三世纪，其他有着鹅黄色墙体、藕绿色葱头顶的东正教堂多为十七世纪末塞尔维亚人所建。当初塞尔维亚人逃难路过这里，得知其与自己最崇拜的圣灵、曾在巴尔干传教的耶稣门徒圣安德烈同名，以为神赐，遂决定定居下来。到上世纪30年代，一批青年艺术家从布达佩斯搬来居住，又给这里带来了许多画廊、作坊和工艺品商店，进而带动周边博物馆、酒吧和咖啡厅纷纷兴起。如今，小城已成为一座流动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从这里出道的艺术家也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越来越大的名声。由于紧邻首都，交通便捷，更重要的是处温带大陆-海洋性气候和地中海气候的交汇点，宜人的四季，使它成为匈牙利最受人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尤其春夏两季，草木茁长，看着小鸟掠过被雨水洗干净的卵石路面，啼啭着站上小巷深处色彩斑斓的民居的花墙，真让人顿生出尘之想。

起初台词说不好。1953年夏天，胡庆树那个班排练《战斗里成长》，胡庆树饰演营长，台词老是说不清楚，坐在一旁的熊佛西一遍又一遍地纠正他，但胡庆树却不以为然。熊佛西一下子火了，从座位上站起来，快步走到胡庆树面前，向他深深一鞠躬，又行了一个中国传统的大礼，用他那带有江西口音的普通话沉痛地说：“我对不起人民，招

了你这这么一个学生！”胡庆树和同学们顿时惊呆了，连忙把熊院长扶起来，齐声说道：“请熊院长放心，我们一定努力。”熊佛西血压高，他涨红了脸对同学们说：“你们都是一颗颗珍珠，掉在灰堆里啦！我要把你们一颗颗捡起来，擦得亮亮的！”他顿了一下又说：“话剧话剧，话说不好是不行的！一个戏的演出，相当大的比重靠舞台语言，把人物的性格、动作、思想、语言，有感染力地表现出来，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所以，话剧演员必须要有深厚的语言基本功和娴熟的语言技巧啊！”

从此，人们发现，每天清晨，在校园的墙角边，胡庆树大声地念绕口令，朗读台词，不管阴晴雨雪，也不管春夏秋冬。胡庆树发奋补短板，苦练语言基本功，终于成为一位顶级的话剧表演艺术家。42年后，1995年12月1日，身为武汉话剧院院长的胡庆树专程回母校参加50周年校庆，他来到熊佛西的铜像前，深深三鞠躬，含着热泪向恩师献上了一束红红的康乃馨。爱生如子，严格以来，是熊佛老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育遗产。

陈茂林老师有一肚子关于熊佛老和上戏的故事。不料时隔三个月，他就永远离开了我们，把一肚子故事也带走了。

走进艺术的花园

桑胜月

好的雕塑有故事，让人过目不忘，那是一座比利时的《手握幸福》。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正左手握拳仰头站在瀑流潺潺的水中，他在铭牌上倾吐心声：自己，记忆中的十八岁，青春年少，却又彷徨无依。笑声中，眼泪滴落水池，迷茫中，有一线光在引导，唯有知识改变命运。这雕塑阳光励志，且它的放置也匠心独运，将青年“滴落水池”的眼泪与流动不息的瀑水融为一体，这本身就是艺术的讲究。那次展出的雕塑共有22组32件，令6.5万平方米的静安雕塑公园熠熠生辉，游人如同走进了一座露天艺术馆。因担心这艺

十日谈

春之声系列之二
踏春记
责编：郭影